

世界名人的青少年时代丛书

鲁迅的 青少年时代

黄子建 廖安厚 编著

94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鲁迅的时代，是一半满清，一半民国的时代。他出身于破产的士大夫家庭，他受过封建社会很深的洗礼，他受过戊戌政变后的洋务教育，嗣后，留学东洋，又受教育于章太炎先生，并参加了光复会。入民国后，他又做过多年北方官僚社会的小京官，也可说是闲差事。直到“五四”前夜，他才得参加思想革命的运动，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从此以后，他就公开成为宗法社会的逆子，士大夫阶级的叛徒，逐渐养成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可是他自己又那样谦诚的愿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所以毛泽东同志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蔡子民先生也说：“为新文化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蔡元培：《鲁迅先生全集序》）鲁迅所努力的，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坟》）这就是鲁迅为大众而牺牲的精神，他自己愿做“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同前）其实他就是这过渡时代的伟大的桥梁。

——周恩来《我要说的话》

目 录

第一章	“风雨飘零”的“小康之家”.....	(1)
第二章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11)
第三章	寻找别样的人生道路	(28)
第四章	我以我血荐轩辕	(44)
第五章	革命军中马前卒	(65)

第一章

“风雨飘零”的“小康之家”

—

浩渺的钱塘江水，缓缓流淌；湍急的曹娥江，由南飞奔而下，两江汇合，浩荡东去，流入大海。

美丽古老的绍兴城就座落在两水环抱的宁绍平原上。城内河道穿绕，水路纤陌纵横，卧波桥飞跨其上，来往蓬船穿梭，街道房屋倒影绿水，景色秀丽，大有东方威尼斯之感。在石板街道两旁，随处可见悬挂着“进士第”“翰林第”“大夫第”之类匾额的大小台门。南城东昌坊口附近，有一个聚族而居的封建士大夫大家族——新台门周家。新台门是一所坐北朝南的五进大宅院，走进台门，通过石板天井，就是周氏家族聚众议事的地方——“德寿堂”大厅。穿过大厅，向西而行，有一排五间楼房。现代中国文豪鲁迅就出生在这里。

鲁迅诞生的时代，是一个风云变幻，灾难深重，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复杂的年代。1840年，英帝国主义用鸦片和炮舰打开了古老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1842年8月，清政府和英国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屈辱的卖国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赔偿军费、鸦片费等共二千一百万白银。垂涎已久的欧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见有机可乘，蜂拥而至，侵华战争接连不断，一个接一个的不平等条约，象一副副沉重的枷锁，紧紧套在早已苦难深重的华夏民族身上。成千上万两白银被勒索掠夺，大片土地被强占割让。在中国的领海和内河，悬挂着外国旗帜的船只和军舰横行无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一座座哥特式教堂，漂亮的洋楼接踵出现。一个独立国的主权被肆意践踏，中国封建社会急剧解体，迅速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

苦难孕育了仇恨，仇恨驱动着反抗。帝国主义企图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广东三元里燃起的第一簇卫国御侮的民族抗争的火焰，在中国的土地上迅速发展为延烧不断的烈火。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同盟会……前仆后继，高扬革命战旗，有力地冲击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巨大力量。

面对国家的现状，前途和命运，许多志士仁人忧心如焚，殚精竭虑地思索救国救民的途径；一些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意欲变法维新，改良图强，甚至一些封建官僚，也意识到必须办一些洋务，引进一些现代技术，“坚甲利兵”，才能延续清王朝的统治。鲁迅的家庭，在这风雨飘摇的社会巨变中，犹如沧海中的一叶扁舟，随流直下，迅速衰败。

新台门周家，原系一个名门望族，人多势大。它共有六个房族，名号分别为礼、义、信（里三房）和兴、立、诚（外三房）。据记载，周氏家族鼎盛时期没肆营商、广置良田，煊赫一世。新台门周府大院，就是在这种繁荣时期弃旧新建的。但是，太平天国这场农民起义的狂飙，有力冲击着周氏封建家族。鲁迅的曾祖父在太平军到来时，携一家大小仓惶逃到农村。鲁迅的一个曾叔祖在化装逃难时失踪。尽管清政府美其名曰“殉难”，赏了个“世袭罔替”的“云骑尉”。但这次避难使周家元气大伤，财产损失严重，多数房族一蹶不振。

这场农民起义风暴 20 余年后，鲁迅出生了。这时，他的家境已下降到仅有四五十亩水田，勉强维持着不愁生计的小康局面。其他有些房族，则陷入了穷愁潦倒的地步。小康之家的经济地位，使鲁迅比较能够接近贫苦农民，并易于同劳苦大众的感情

相通。这为他后来能够成为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打下了最初的思想基础。

二

1881年9月25日，即清光绪八月初三日，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一代文学巨匠，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伟大旗手——鲁迅，诞生在新台门周家兴房。

兴房长孙的降临，给新台门周家添加无限喜庆色彩。远在京城作官的祖父周福清获悉喜讯，高兴若狂，当时，正值一位姓张的贵客莅临，于是祖父便说：“的名阿张”，正式命名为樟寿，字豫山。因为“豫山”同“雨伞”的绍兴读音相似，后来又改名为豫才。在家中，大家都昵称他为阿樟或是樟官。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是个秀才，没有考上举人，在仕途上终生不得意，母亲鲁瑞，娘家在农村，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鲁迅排行老大，下有比他小4岁的二弟槲寿（即周作人）和小9岁的三弟松寿（即周建人），构成了一个颇为热闹的家庭。童年时代的鲁迅就生活在这个尚积小康的书香官宦之家，接受着这个大家族的熏陶和影响。

在兴房中，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一家之主。他是清朝进士，曾做过翰林编修和江西金溪县的知县，由于他为人耿直、高雅，对上司不含奉承，不久把

官丢了。在京候补多年，被任命为内阁中书。由于仕途坎坷和家族的衰败，他不满时政，是一个思想较开明的官僚。他在教育方面，并不强迫儿孙去钻研科举八股，却主张小孩子应首先读一些明白易懂的史书，甚至可以看《西游记》之类的“闲书”。他写过一份《示樟寿孙》的读书指导，主张读白居易、李白、陆游、苏轼的诗，然而反对读杜甫、韩愈的诗，因为韩、杜二人之作，艰深，奇崛，故不能学亦不必学也。1900年正月，周福清身陷狱中，还念念不忘叫孙儿去投考新式学堂，祖父的这种开明家风，很明显地在鲁迅思想上留下了印痕。他后来坚决不走科举道路，求学于被一般世人视为“异端”的新学堂，这和祖父的影响不无关系。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在仕途上终生不得意，加之家境败落，抑郁寡欢，经常喝酒，有时也发脾气，但是他从不打骂孩子，有时高兴起来，会把孩子们叫到身边，给他们讲故事，他同鲁迅的祖父一样，也有着比较开明的思想。1894年，当中日甲午海战中国失利的消息传来时，周伯宜同几个本家的亲友谈论此事，神情忧愤。他曾对鲁迅的母亲说，他的几个孩子，将来准备送一个到西洋，一个去东洋，学习本领，好为国家出力。当多数读书人醉心于科举追逐功名利禄的时候，他能有这样的思想，是难能

可贵的。鲁迅的父亲不迷信，不怕累，并颇有打鬼的勇气。光绪初年的一天，他在亲戚家吃酒，半夜方归，独自一人途经一个僻静的弄堂，忽然看见一个“怪物”，身長三尺，狭长脸，长发披散，他初时一惊，酒被吓醒，可迅即镇静，迎着“鬼”走去，举起灯笼在“鬼”面上一照，那“鬼”呼的一声逃跑了。原来那是一匹马，在塌墙的缺口，伸出头来观望：鲁迅的父亲不怕邪，主张以强抗恶，“但如无端去欺负别人，却是不应该的。”父亲的思想性格，也给了儿子以一定的影响。

母亲鲁瑞也出生名门，是一个颇有个性的坚强女性。早在清朝末年，当反裹足运动刚刚兴起，她就毅然扯下了又臭又长的裹脚布，成为中国第一代放足的勇敢女性之一。本家中有个不弟文童，绰号叫“金鱼”的顽固派因此大为不满，散布流言：“××放了大脚，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她听到这话，非常气愤：“可不是么，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母亲的倔强敢为，以及毫无顾虑的反击流言的战法，在鲁迅后来的战斗生活中，不难看到它的影响。后来周老太太到北京，看见女孩子们剪发，她也毅然剪短了头发；70高龄，还向年轻人学习织毛衣，并获得成功。她坚强自信，富有斗争精神的品质，传留给自己的儿子，成为鲁迅思想品格的重要组成基因。

给幼年的鲁迅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他最初的先生——龙师父。旧社会绍兴民间有这样一种风俗，大户人家得长子，深恐家里福份小，留不住，半途夭折，就让孩子拜和尚为师避邪免灾，好让孩子健康成长。鲁迅是长男，父母怕他养不大。不到一岁，便抱到长庆寺，拜龙和尚为师。龙和尚给鲁迅取了个法号“长庚”，即长寿的意思。他对人和气，对鲁迅更是和蔼可亲。而且，这个和尚不同于一般和尚，平常不念经修身，也不让鲁迅念诵佛经，训戒佛门规矩。更特别地是，和尚不应娶亲，他却和一个年轻的寡妇相好，并结为夫妻，还养了四个孩子。孩子长大，也当了和尚。师父讨老婆，他的徒弟也都结了婚，养儿育女，并形成了一套和尚娶老婆的哲学：“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哪里来。”

鲁迅虽然拜了师父，小时候也常去长庆寺，但并没有学什么佛法佛经，更没有产生一点皈依佛门的念头，倒是从龙师父蔑视佛门清规的叛逆行为中，得到了一些有益的启示，觉得他是“一个剃光了头发的俗人，”是很可亲近的，所以直到晚年，还深情地怀念他，特地写了一篇《我的第一个师父》的文章。

三

鲁迅生长在书香世家，但给他最丰富精神营养的则是来自长辈讲述的民间传说，神话寓言故事。

在家里，祖母蒋氏特别疼爱鲁迅，一到夏夜，童年的鲁迅常和祖母一起乘凉，他躺在桂花树下的小板桌上，祖母一边摇着芭蕉扇；一边给他讲“猫是老虎的师父”等故事。祖母还常反反复复讲“水漫金山”的故事。一个叫做许仙的，救了两条蛇，一青一白，后来白蛇化作女人来报恩，嫁给许仙，青蛇化作丫环，也跟着，有个叫作法海禅师的和尚，看见许仙脸上有“妖气”，于是就把许仙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后面。白蛇娘娘前来寻夫，于是便“水漫金山”。后来白蛇娘娘中了法海的诡计，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钵盂里埋入土中，上面造起一座塔来镇压她。这座塔就是西湖边上的雷锋塔。祖母的口才不算高，鲁迅却听得非常专心，也记得非常牢。这个故事的结局，让鲁迅很不舒服。他想白蛇自嫁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他很为白娘娘抱不平，责怪法海搬弄是非，凶恶可恨。从此，他常盼这座镇压白娘娘的雷锋塔快些倒掉。祖母看到闷不作声的鲁迅，又添加了一个结尾：后来法海为逃避玉皇大帝的拿办，躲进蟹壳里，终生不敢出来。鲁迅拍

手称快，连说：“活该，活该！”时隔几十年后，鲁迅把这个民间故事写进了一篇反抗黑暗反动统治的杂文中。（即《论雷锋塔的倒掉》）

和幼年鲁迅朝夕相处的是保姆长妈妈，这是一个既有着劳动者的质朴善良，又带有不少迷信观念的孤孀。长妈妈给鲁迅讲的故事虽没有祖母的故事典雅、精练，但更接近现实，也更通俗，她给鲁迅讲过美女蛇之类的有趣故事，她讲得最多的则是关于“长毛”（太平天国革命军）的传说。太平军是1861年11月攻进绍兴的。太平军在绍兴，虽然只有一年零四个半月的时间，却留下了很多珍贵的遗迹和可歌可泣的故事，而统治阶级也编造了许多污蔑太平军的谣传。长妈妈讲的关于太平军的故事、既有统治阶级对太平军的诽谤，也有来自民间歌颂太平军的传说，就在这种是是非非的故事里，使幼年的鲁迅对清政府诬蔑太平军的反动宣传，开始有了怀疑。

长妈妈特别喜欢鲁迅，只要鲁迅需要的东西，她一定尽力满足他。鲁迅曾经从一个远房叔祖那里听说有一本好看的书，名叫《山海经》，上面有许多稀奇好看的画图，鲁迅很希望得到它，长妈妈知道后，一直想给鲁迅找到这本书。十多天后她探亲回来，一见面就送给鲁迅一包书，高兴地说：“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这使鲁迅大为感动，

赶紧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书。翻开一看，啊，人面兽，九头蛇，三只脚的鸟，一只脚的牛，特别是那失去了头却“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古时兵器）而舞”的神话人物“刑天”，以及他那不屈不挠的正气，在鲁迅幼小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鲁迅从长妈妈手里接受的不仅是第一部他最心爱的书，还有一颗劳动人民炽热的心。这厚实的情意深深感动着鲁迅。几十年后，他还怀着极大的敬意追忆这件往事。

自从得了《山海经》后，鲁迅对图画书兴趣倍增，过年得到的一点压岁钱，他全拿去买书，每到晚上，他就坐在母亲房里的桌前，用心看图画书。书籍成了他童年的伴侣，他从中得到慰藉和欢欣。来自民间的动人传说滋润着他幼小的心灵，培育着他憎爱分明的情感和叛逆的性格。

第二章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在7岁的时候，鲁迅进入私塾读书。那学堂就在新台门内。他先从远房叔祖父周兆蓝读《鉴略》，这是一本封建社会的启蒙历史教科书，那时他的父亲认为孩子上学，应该先有一些历史知识作基础，所以他要鲁迅读的书，头一本就是《鉴略》。可是，七岁的孩子认字不多，读不懂。

他问先生：“什么是‘粤自盘古？’”

“‘粤自盘古’就是‘粤自盘古’，读下去，记住它，‘粤自盘古’呵！‘生太荒’呵！……”

这种窒息思想的教育，使天真活泼的鲁迅感到浑身不舒服，兴趣荡然无存。

11岁时，鲁迅改从另一位远房叔祖周子京学习，私塾仍设在新台门家中，因周子京为人迂腐，热衷功名，但又才识浅薄，屡试不第，只好在家教馆，

以图生计，鲁迅的父亲可能出于上学近便，就把鲁迅送到周子京私塾求学。周子京学识浅陋，教课时经常出现笑话。有一次他问自己的儿子：“蟋蟀是什么？”

“蟋蟀就是蚰蚰。”

听到儿子的回答，周子京劈头就打：“胡说，蟋蟀是虱子！”

还有一次，他把荔枝的“荔”，写成草头下面三个力，自己看看不象，又写成木旁三个力字。鲁迅拿回家给父亲看，周伯宜啼笑皆非，带着鲁迅退了学，又把鲁迅改送到全城著名的三味书屋上学。

这年鲁迅 12 岁。三味书屋离鲁迅家不远，出新台门东街，不远就是周家老台门，前行不远折向南，跨过横卧张马河上的石桥就到了三味书屋。从黑色油漆的竹门进去，东侧就是书房。屋中间挂着一块横匾，上写“三味书屋”四个大字。塾师寿镜吾是全城著称为“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他颇有些爱国思想，深恶帝国主义，从来不用洋货，不事权贵，安贫守拙。他全家只备了一件长衫，平时挂在书房的墙壁上，父子三人外出时，轮着穿。鲁迅对寿师的德行十分钦佩，在耳濡目染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老先生不喜欢八股文，却深爱汉魏六朝文学，时常诵读并抄写。鲁迅受其影响也喜读汉魏文章。但

是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塾师还是墨守老一套，严格按照孔孟之道的要求培育学生。三味书屋的课程设置是先学《百家姓》，再读《神童诗》，然后从头到尾读《四书》、《五经》，每天的功课无非是刻板的背书、听书习字、对课。此外，就没什么可学的。寿先生严禁学生看杂书，如果谁带有图画书，轻则受到呵斥，重则被罚跪，打手心，私塾犹如囚笼式的书屋，虽然关住了孩子们的躯体，却锁不住他们天真活泼的心灵。读书时，大家借机舒展放开喉咙，一浪高过一浪，待到先生也得意地念书时，学生就可以做自己高兴做的事了。有的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有的跑到后园里去。爬花坛；折梅花；寻蝉蜕。鲁迅这时就把《西游记》之类的“闲书”放在抽斗里，伏在书桌上偷偷地看。为提防同学扰乱，他有时还在自己桌上写着“君子自重”四个字，更多的时候，鲁迅是用一种薄而透明的“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象上一笔一笔地描画。孔孟的书没有学好，描的画儿却不少，竟描了厚厚的一大本。最多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象。后来，鲁迅回顾这段生活时，这样说：“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

童年时代的鲁迅有着旺盛的求知欲，兴趣爱好很广泛，早就冲破了私塾狭窄的范围。他初进三味